

海明威的中国朋友谈海明威

杨仁敬

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·海明威是个爱交朋友的人。他一生足迹遍及欧美亚非许多地方，拥有许多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和不同职业的朋友。他们当中，除了美国文化圈内的名人以外，还有他的意大利战友、西班牙斗牛士、法国酒店老板、加拿大报人和古巴渔民等。有些成了海明威的忘年之交。他们的踪影，或寓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之中，或嵌入他往来的书信之间，成了海明威亲切的怀恋。而他的朋友们，在他1961年7月谢世以来，纷纷发表了他们相互交往的回忆录。这一切都使各国学者和读者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

海明威也有中国朋友吗？有！当然有。不过，以前鲜为人知。他，就是早年留学美国并荣获经济学博士的夏晋熊教授。海明威曾于1941年春抗日战争期间偕夫人玛莎·盖尔虹来华访问。夏先生就是当年他俩的陪同和翻译。他和海明威夫妇一起爬山涉水、顶风冒雨，走过了艰难而愉快的旅程，为这位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和作家初次涉足神州大地的成功之行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
承蒙朋友的介绍和帮助，笔者于三年前的一天，走访了夏晋熊教授。虽系初次见面，有点拘束，夏老的热情好客使笔者的陌生感顿时消失。提起海明威，夏老精神焕发，话音铿锵有力，40多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，历历在目。他亲切地回答了笔者提出的问题，并向笔者询问了美国海明威研究的情况。夏老年过七旬，仍耳聪目明，才思敏捷，对答如流，仿佛几十年前陪同海明威访华就是昨天的事，使他记忆犹新。那不平凡的经历成

了他亲切的回忆。他为自己有这位杰出的美国朋友感到自豪。

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彼此感到有说不完的话。笔者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，聚精会神地倾听夏先生的介绍。下面就是访问的笔录。由于交谈后不久，夏晋熊教授便应邀赴美国讲学，故笔录整理后来不及送给他过目，如果与他原意有出入，乃笔者之责任。

1991年7月是海明威逝世30周年，现借《译林》一隅将笔录披露于世，以飨读者，并纪念这位曾经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作家，促进中美文化交流。

问：夏先生，听说你是海明威访华时的陪同和翻译，对吗？

答：对。我留美返国后，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工作，任孔祥熙院长的私人机要秘书。孔先生留美时结识海明威一家人。1941年3月，海明威偕新婚的妻子玛莎·盖尔虹来华访问时，孔先生特地派我陪他夫人宋霭龄女士，专程从重庆飞往香港，陪同海明威夫妇到中国各地访问，并兼任翻译和负责关照他俩的生活。

问：美国学者卡洛斯·贝克在他的专著里提到海明威在香港停留时曾会见宋庆龄先生。这是真的吗？

答：这个情况与事实有出入。海明威在香港会见的不是宋庆龄先生，而是她的姐姐、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女士。我刚才说过，我和她专程从重庆飞往香港迎接海明威夫妇来内地访问。据我所知，宋庆龄先生当时在重庆，而且住在孔祥熙先生家中。我在

离开重庆前曾见过她。

问：海明威在韶关第七战区访问时曾亲临前线会见守卫阵地的士兵，是吗？

答：是的。我们和海明威到达韶关第七战区司令部时，受到战区余司令官和他的参谋长的热烈欢迎。后来，海明威提出要去前线访问士兵，司令官同意了，便派人陪他们跋山涉水到达前沿阵地。海明威在欧洲参加过第一次大战，懂得许多军事知识，而且很勇敢。他和中国士兵随便交谈，观看了他们的营房、武器和阵地，并和他们照了相。

当时，南方虽是初春季节，但丛林里较冷，海明威看到中国士兵们还穿着汗衫，很生气。后来，他告诉司令官和参谋长，要关心士兵的冷暖，士兵才会协力去打仗，不能让士兵挨冻。

海明威怕我冻坏了，便把身上的羊毛背心脱下来送给我，让我穿上。我心里很感动。这件羊毛背心经过40多年，已经破了几个小洞，但我还细心地保存着。

问：海明威在重庆秘密会见过周恩来吗？

答：是的。记得那天早晨，海明威说要到街上随便逛逛，就和玛莎一起出去了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俩会见了周恩来。他觉得周恩来英俊博学，有才干，善交际，但认为他过分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。这说明海明威对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很不了解。我记得他跟我谈过此事有好几回。

问：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海明威夫妇，海明威对蒋介石的印象怎样？

答：海明威夫妇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接待。海明威认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还是主张抗日的，但他周围的顾问有主和派，常常对蒋介石施加压力，要蒋介石打共产党。这反映了海明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。

海明威在重庆看了好几个地方，也接触

了不少人，后来他向国民党当局提了许多意见，如大学里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受到监视和搜捕，报刊新闻没有自由；市民生活太苦；环境又脏又乱，而官员却养尊处优，贪图享乐等等。

由于海明威批评重庆政府很激烈，我便受到行政院的批评，说我陪同和接待工作做得不好，甚至怀疑我给海明威介绍了不好的情况。我当时感到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，最后又挨骂，心里很不高兴。

问：从整个陪同访问期间来看，你觉得海明威怎么样？

答：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。他很勇敢、机智和刚强。抗战期间，敌机轰炸频繁，不但生活条件差，而且沿途交通不便，还有危险，他总是谈笑风生。他注重民主，善于观察，敢于当面说出心里话。他特别重视军队里官兵要平等，政府官员要跟平民百姓同甘共苦。

海明威十分重视友谊。上面提到，在韶关前线时天很冷，他把自己身上的羊毛背心脱下来给我穿。在重庆时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到宾馆找他，我敲门时通报了自己的名字，他便大声喊我进去。我进门一看，他和玛莎还没起床，两人拥抱着在一起，在我面前表示他俩亲密无间的感情。也许，他把我当为自己人，所以根本不回避。

问：海明威抗战期间来我国访问，是件很有意义的大事，你还保存着一些有关的资料吗？

答：是的。海明威访华是很有意义的。他当时已经是个名闻美国国内外的作家和记者了。我有幸当他的陪同和翻译，也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事。

我原来保存着许多陪同海明威夫妇访问的照片和资料，直到1966年。可惜，在“文革”期间被抄了家，几乎损失殆尽，仅

（下转第196页）

11月底，普鲁士军队占据了克鲁瓦塞。福楼拜把《圣·安东尼的诱惑》的未完成手稿装进一只箱子，埋在后花园里，然后，同母亲一起躲到鲁昂去。

同年4月，福楼拜在克鲁瓦塞曾得到一个爆炸性消息：莫里斯·斯莱辛格刚刚去世。

艾丽莎终于自由了，她会不会来法国生活？居斯塔夫全心全意地希望她能来。可惜得很！他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：他自少年时起便深爱着的女人、他的诗神缪斯、他全部作品的启迪者要留在巴登她女儿和孙儿辈们中间。

让我们来读一读他曾给她写过的一封信：

“我一直盼望着我的晚年能在离您不远的地方度过。至于去德国看望您，请您谅解，我永远也不会主动地去那个国家的……我本想给您写一些甜蜜温情的话语，可无边的痛苦在啃噬着我！啊！10个月来，我痛苦至极，几乎要发疯，要自杀。但我还是重新投入写作，尽量从笔墨中寻求欢乐，仿佛其他人在借酒浇愁一般，以便忘却大众的苦难以及个人的忧伤。”

在莫里斯·斯莱辛格去世之前，居斯塔夫·福楼拜写给艾丽莎的信都尊称为：“亲爱的夫人”或“亲爱的夫人和朋友”。自莫里斯去世之后，他对她的称谓便添加了一些感情色彩，“我始终敬爱的好友”成了固定的礼貌用语。

为了莫里斯·斯莱辛格的继承权问题，艾丽莎来到了特鲁维尔，因为她丈夫在那儿有一处房产，名为“美景宅第”。

艾丽莎邀福楼拜去特鲁维尔相见，可正值他母

亲将逝，无法离开。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痛楚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这一回该轮到福楼拜求艾丽莎了：

“快来吧，咱们有那么多话要谈，而这些话信上没法说，或者说，很难用笔墨表述清楚……永别了。我亲热地吻您，我始终深爱着您。”

1871年11月8日，艾丽莎回到克鲁瓦塞，第二天便又匆匆而去。谁也不清楚这短短的一天他俩见面时的情况。

当然，他俩在这之后又见过几次面，但又都无可奈何地分别了：福楼拜回到克鲁瓦塞；艾丽莎返回德国。命中注定，无可奈何。

巴登附近的伊里纳精神病院的大栅栏门启开了。一队病人走出门来，向林中走去，作每日的散步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足蹬旧拖鞋的老妪，只见她满面愁容，唉声叹气，两只手臂在身体两侧晃动，步履蹒跚地在小路上拖沓着。她已满头银丝，蓬蓬乱乱，一顶旧草帽上插了一朵凋谢的花儿。脸色棕黑，眼圈灰暗。嘴唇内缩，双颊凹陷，可以想象，她已满嘴无牙了。手上用饰带系着一副花边露指手套，指甲长年未加修剪。这就是艾丽莎·富科——斯莱辛格夫人。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真心实意地爱过的这唯一的一位女人于1888年9月11日，因长年累月的郁郁寡欢、自我作践、沮丧绝望而告别了人间。

题图 孙铁生

（上接第199页）

留下那件羊毛背心。1987年，在南京大学任教的一位美国教授专程来找我，要求看一看那件羊毛背心。他说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纪念物。我想，它是我和海明威友谊的见证。我仍细心地保存它，准备赴美访问时带去给海明威的亲属，或送给哪个海明威博物馆。

由于十年浩劫，宝贵的资料全给抢光或烧光了，已经无法找回。每想到这些，我心里真难过。自己年纪大了，有些细节回忆起来很吃力，但我想尽量争取写点东西。

谢谢你给我介绍了美国海明威研究的情况，尤其是玛莎的回忆录。我认为海明威还是个很值得怀念的人。